

新闻关注



多国媒体在曼德拉所住医院外等候消息

自6月23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病情开始恶化的消息报道以来,媒体记者日夜驻守在曼德拉入住的医院外等候消息。



贝卢斯科尼因性丑闻被判7年监禁

意大利米兰一家法院24日判处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7年监禁,并终身禁止担任公职,罪名是同未成年妓女有性交易。图为丑闻主角摩洛哥女郎“鲁比”。



英魔术师单手“悬浮”巴士震惊路人

英国魔术师Dynamo23日单手攀附在高4.6米的巴士车顶穿过泰晤士河上的威斯敏斯特大桥,其惊人的表演再次吸引了整个伦敦的目光。



女权组织半裸袭击突尼斯总理专车

比利时布鲁塞尔女权组织成员半裸身体,跳上突尼斯总理阿里的汽车,抗议突尼斯之前逮捕其三名成员。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多元,不仅仅是地域的多元,也应该包含时代的多元。我们既要允许现代,也要允许传统。多元不只是空间的多元,应该是时空的多元。不只是地域之间文化的多元,也是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多元。

楼宇烈：“文化多元”是时空概念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姜和军 任宇波



一谈起国学,78岁的楼宇烈先生就十分兴奋,与记者侃侃而谈。 摄影/卢鹏

淡青灰色的中式麻质短衫,说话不疾不徐。初见楼宇烈,不必标榜身份,举手投足一身做派,便是传统文化的最佳代言人。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时尚的老头。我是北大第一个学会用电脑的人。楼宇烈是北京宗教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他既不反对国学的大众化传播,亦不惮于拿最新上映的电影开开玩笑。这位78岁的国学研究者,精神矍铄,言谈并不泥古,给人一种奇妙的反差感。6月14日至15日,在中国哲学史学会、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中华自然国学学会筹备委员会主办的首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上,楼宇烈作为受邀嘉宾出席。13日晚,本报记者专访楼宇烈先生,触及的话题穿梭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不知不觉谈至深夜。

“茶礼”与“雄黄酒”——传统在礼仪中传承

记:最近在北大听一个讲座,讲座开始前有个仪式,全体同学起立给老师敬茶。这叫做“敬师礼茶”。因为这个仪式,现场的气氛一下子被调动起来。据说“敬师礼茶”的倡导者就是您?

楼:是的,我曾经倡导过“敬师礼茶”,也倡导过“无我感恩茶礼”。

“无我感恩茶礼”倡导感恩文化,我们沏一杯茶,要先敬给别人,当你敬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给你回报,其实这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在“无我感恩茶礼”中,把“我”忘掉,你会收到回报。

我曾经希望,每个家庭也能举办“无我感恩茶礼”。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中,一家两三口人坐在一起,拿出一刻钟来,你沏好茶敬给我,我沏好茶敬给你,培养相互之间的情感,体现相互之间的敬意。有人说,一家人天天生活在一起,还需要这种礼仪和媒介吗?需要。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太快,有些家庭中夫妻、父母子女之间的交流很少,这样一个时间和茶礼是很难得的。

我们说茶礼只需要一刻钟就可以了,但是可能他们坐下来一聊就会超过一两个小时。我们内心实在太需要这样的交流了。

记:昨天是端午节,现在人们把这个节日理解为“吃粽子”的节日。

楼:本来端午节家家户户还要插艾叶,喝雄黄酒,挂菖蒲。这个节气以后,天气变得潮湿闷热,很多毒虫要出来了,雄黄酒、菖蒲是驱邪的。

记:但现在三天假期过后,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数据,这三天消费多少,旅游收入增长多少,政府放假的目的还是为了刺激消费,却不去强调节日的文化内容还剩多少?

传统节日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过这个节日,似乎快被人遗忘了……

楼:传统节日应该赋予它内涵,这种文化的内涵其实都可以找回来。

中国《礼记》里讲:“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始于冠”,也就是从戴帽子的成人礼开始;“本于婚”,婚礼是礼的根本,因为有了婚礼以后,才有了子孙的延续;然后“重于丧祭”,重视丧礼和祭祀礼仪,要守丧祭祖,不能忘本。

还有一个“尊于朝聘”。朝聘是一种社交之礼。在古代就是天子召见诸侯,诸侯觐见天子,上级召见下级,这就是朝聘。其实现现在社会生活中很多礼也属于朝聘。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新职工进企业,或者任命一个新官,一定会开一个大会,让这个官员亮相,让大家认识他,让他来讲怎么来履行这职责,受到大家监督。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是他终生难忘的,要非常隆重、非常严肃,但现在很多学校却草草了事。

再就是“合于乡射”。乡礼、射礼是社区礼仪,是来和谐百姓的,很应该提倡。今天,我们住在同一座楼里却并不认识,更何况是住同一个小区的人。这种礼仪,在日本倒是提倡得很好,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节日。到了节日,他们会抬着自认为神圣的东西来游街,整个社区一起搞活动。其中就有尊老爱幼的体

现,90岁的老人没坐下,80岁的老人不能坐,80岁的老人没坐下,70岁的老人不能坐。仪式是反映内涵的,通过仪式,让大家内心升起一种尊敬。如果这些仪式的东西消除了,文化的内涵无所寄托,根本就感觉不到了。记:传统文化的传承,可能就“活”在这种小小的仪式里,包括敬茶礼仪,包括传统节日习俗。

楼:这些年来,在弘扬传统文化时,我逐渐体会到:光讲抽象道理,很难让人来体悟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应该借助一种可操作性的东西,有时就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中。

但是看看我们国家现在,在生活细节上几乎是礼数尽失,还谈什么礼仪之邦?这些细节虽然都是形式的东西,但形式之中都包含内容,内容要通过形式来表达,形式又巩固这个内容,而且通过形式的效法还可以传承下去。

“Oh my god”与“天地良心”——东西方的差异与交流

记:国学诞生之初,是和西学相对的概念。您曾经提出“民族文化自救”,对国学现状是不是有危机之感?

楼:上世纪30年代,国学这个词比较流行,诞生之初就是“中”“西”相对的,“新”“旧”相对的。那时的学问中,“国”字用的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武术称之为“国术”,绘画称之为“国画”,中医称之为“国医”。

“国”就代表本国的意思,所以国学简单来讲就是本国的学问。在历史上,几乎每隔二三十年就有一股国学热潮,也是跟西方文化作一个对抗。

记:与国学的热潮并行,对本国的学问,也曾经几度质疑甚至全盘否定。

楼:自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有种观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更不用说科学了。以儒学为例,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儒学本身是综合的,按照分科的观点,就什么都不是。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看清楚,传统文化和近代以来的文化是不同的:前者是综合的,后者是

分科的。用分科的去评判综合的,那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传统文化似乎也被消解了。

如果拿今天的、现代的科学做唯一标准,拿西方的模式做唯一标准,去评判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分清传统和现代的差异,没有分清东西方文化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模式。现在我们应该重新反省这个问题,要把这两个关系厘清楚。

记:也就是说要承认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楼: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一开口就显而易见。西方人一开口,说:“oh my god!”那是从宗教文化而来。中国人一开口,“天地良心!”我们中国人信仰的是自己的良心、自己的祖先。

4月份,我参加首届澳门论坛时,讲到文化的多元性问题。多元,不仅仅是地域的多元,也应该包含时代的多元。我们既要允许现代,也要允许传统。多元不只是空间的多元,应该是时空的多元。不只是地域之间文化的多元,也是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多元。

记:在文化日趋多元的今天,传统文化有所回潮,是不是可以看作对现代文化的一种反哺?

楼:现在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个是向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向东方文化的靠拢。这两个趋势非常明显。

不只是在东方,西方也在向传统回归,他们也看到了现代文化的局限性。西方人强调回归自然,过慢生活,这就是一种回归。慢生活,怎么过?我挣的钱够我生活就行了,不要再浪费更多生命。一个礼拜,我工作三天就够了,我干嘛要工作六天呢?剩下的三天,我好好读读书,游山玩水多好,不去那么紧张疲沓地为生计奔波。现在欧洲已经在追慢慢生活、慢节奏。

我们国家的人们却常常为了名利而牺牲生命,一味追求效率。反思一下,我们不能得到了物质,失掉了内心。

“赶时髦”与“父母官”——从传统中找回敬畏之心

记:您喜欢穿中式的服装,也是一种自我的仪式,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认证。

楼:我是希望得到一种文化上的认同。这虽然是很小的形式,但这是文化认证的标志。

有人批评说,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封闭,保守。我说,完全错了,其实中国人最不保守了。

我们可以看看周围的国家,有哪一个国家到了本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穿上自己的传统服装呢?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蒙古……看看全世界,包括在近代化的先锋欧洲国家,到了重大节日,人们还穿着中世纪的服装,庆典时骑在马背上。但是看看我们中国呢?在我们国家几乎看不到了,除了少数民族,在外表上几乎全民西化了。

我认为,这条加得太好了。现在有很多人,时髦一赶就伤到了气节。记:传统不能彻底地抛弃。今天我们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国学的资源仍然是可供挖掘的文化宝库。

楼:这样的资源太多太多了。比如我刚才讲到儒家的“礼乐”:如果你想要国家乱,就不要提倡儒家的文化,因为儒家教大家安分守己;相反,你想要国家治理、要国家稳定,你就得提倡儒家文化,要大家遵守自己的职责。儒家的那一套,今天仍值得我们去学习。

以企业管理为例,在日本、韩国搞企业,很多管理者用的就是儒家学说的管理模式——把企业变成自己的家庭。治国也是一样。过去我们批判:国家国家,以家为国,国天下变成家天下,这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儒家思想里有没有糟粕?肯定会有。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要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放到家庭里去比喻和衡量?

最近,我在海淀区给官员讲课时说:我今天非常高兴,当了海淀区居民50多年了,现在我来到我的“父母官”们汇报。我喜欢“父母官”,我不喜欢“公务员”。“公务员”是我雇佣的,雇佣得不好,他还爬到你头上来管你。但是“父母官”呢,要关心“子民”啊,哪有父母对子女还讲条件的,哪有父母对子女不是全盘付出,而求回报的?

所以我说,其实这个情景里面包含了伟大的无私。如果我们理解到这一层,就不必抵触这个名词。记:礼乐是道德层面的制约,可是,谁能指望每个人都是道德上的完人?

楼:当然,如果父母要迫害子女呢,也是有的!这时候,社会舆论就会指责他。礼是靠社会舆论来监督的。如果你触犯了法律,法律会制裁你;如果你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没有尽到子女的责任,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礼乐的国家,那么社会的舆论都会指向他,千夫所指,千口所唾,那会淹死他!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氛围了,所以我们要制造这个氛围。这不是简单一个道德的问题,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记:从食品安全到虐童事件,很多社会热点反映出的正是内心道德底线的缺失。现在网络舆论汹涌,算不算正在制造这种氛围?

楼:是,但是还不够。正义就是要支持正面的力量,这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吧。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人心中一定要有敬畏心。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核心是树立敬畏心。有了这种信仰,有了这个社会氛围,道德才会有意义,有作用。

这几年我一直强调,我们要自觉地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大国的崛起要作文化准备。在经济层面上,世界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但本来我们是礼仪之邦,如果变得没有礼仪了,没有文化了,没有素质了,中国人会被看得起吗?看不起。

所以,文化的自觉是最重要的。文化自觉,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而是在自己传统文化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对文化传统的认同,这是根,不能忘。只有继承,才有创造,以此为基础的创新才有真正的生命力。

这些中国话,你真懂吗

□ 卞文超 任宇波 姜和军

楼宇烈生于民国年间,毕业于北大,执教于北大,有着老“北大人”的风骨。他的学术研究范围贯穿哲学、儒学、佛教、中医及至整个国学范畴,几乎无所不包。谈到国学对个人的影响,他的回答却十分简单:“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要懂得做人的道理。”

楼宇烈十分赞成中国传统教育的整体观。“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一贯之。不像今天,学校里教的只是知识,而且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不能让学生打通。比如,你学了政府管理学就去政府,学了企业管理就到企业,学了人才管理就要去管理人。换个地方就功力全失。”

与之形成对比,中国传统教育的只教人两条:为人之道,为学之道。楼宇烈提到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教育宗旨就是为人之道;教育方法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育氛围是师生如父子,书院如家庭。这样的教育如同“授人以渔”,足以受用终生。

虽然采访之前作了一些准备,但和楼先生对话起来,还是被他问住了。

“我问大家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怎么理解?”楼宇烈问在座诸位。记者心想,这句话不是经常用来教人自私吗?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就是讲人要是为自己啊,不然连天地都要诛灭你啊。这不是教人自私自利吗?”他笑着猜透大家心思——这个词为什么教人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呢?

“至于它本来的意思,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下面一番解释,令听者重新认识这句话。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什么叫做己之学?为己之学,是“君子为人,美其身也”。这种学问“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就是说,学问从耳朵里听进去,要留在心里面,发散到四肢,落实到行动上,以此来完善自己。而为人之学是什么呢?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以为禽犊”。禽,就是飞禽,犊,就是牛犊子,这些都是财物的象征。意思是,为人之学无非就是把学业当成一种资本,一种炫耀。这种学问“入乎耳,出乎口”,听进去了就说出来了,只是口耳之间的一种贩卖。

所以“人不为己”,不是要遭到天诛地灭吗?这句话其实讲的是“为己之学”。人不懂得自我完美,自我提升,就要遭到天诛地灭。本意是用来强调,学习一定要落到心里,渗透到身体里,落实到行动上,要能够完善你自己,超越你自己,提升你自己。

楼宇烈指出,像这样的曲解还有很多,以至于本来的意思不被人知晓。比如,“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是不是丈夫就要“毒”啊?后句和前句能对得起来吗?这句谚语本来写作:“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度和量是相对的,指没有度量的不是丈夫。“度”在古代念duo,今天,“度”被误传成“毒”了。

再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今天被我们批判。因为读书是为了做官,不提倡。但其实是断章取义。“学而优则仕”,前面还有一句话,“仕而优则学”。这句怎么解?“仕”的本意,是做服务工作,指做事的人。“优”不是优秀,是空闲的意思。这句话完整的意思是,你学习有空了,就去做做事;你做事有空了,要去学习学习,提高一下自己。所谓知行合一,知行促进。

“我支持国学以大众化的方式传播,但不要盲目拿错误的东西广泛去传播,有时需要正本清源。”楼宇烈说,有时传播起到反作用,为传统文化招来麻烦,甚至招来公众的逆反心理。目前,在全世界106个国家,共建有350个孔子学院,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但在去年,美国审查孔子学院学术资质,要求部分教师离境。谈到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楼宇烈认为:“这个事情不能怪人家,只能怪我们自己。我们派出的人,是不是够资质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依托于海外办孔子学院,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真正传承中国文化的内容却比较少,这样的出发点也难说正当。”

他进一步指出,值得反思的是:中国在海外办孔子学院,但是自己的国民对孔子真正认同的有多少人?自己并不珍视的东西,丢给人家,如何能被当做宝贝?要让孔子走向世界,必须先走回自己的国家。